

一边高铁着，一边大家都在说要慢生活，不要赶工程抢献礼，不要快餐要慢食，不要每天步履匆匆埋头赶路忽略了路边的小花，不要胡子眉毛什么都要心浮气躁，要专注静心从容不迫，不要总想着做什么事，要学会感受无事此静坐的真意，不要走得太快等等灵魂，等等，在快走快走快抢快抢快要要的现世里“慢”又被人捡拾起来诉说，或者憧憬或者作秀也或者尝试，缓慢之慢以从容恬淡之姿重出江湖，尽管说慢生活的书马不停蹄巡回签售讲座宣传，也尽管点击浏览着慢慢的文字，一边汽车照样抢道，人照样闯红灯，地铁挤不上还要把着门，假日高速变成慢速，景点游人多过风景，还是一个紧张拥挤恨不得什么都要赶上趟的节奏。人们在大街上快上/只争朝夕/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已然深深潜移默化并渐次固化却少自知。

慢，是不容易的。慢慢地做事情，其实更需要定力，需要信心，需要坚持，需要专注，需要一份沉浸其中的心气，若常常分心，容易受扰，即使慢或

这样的大雪江南少见：面北的门都被封住，石桥上积起了厚厚的雪冰，泛出白亮的天光。家里的髻髻罐罐都空了，实在没东西吃，看来这两天要惨了。国强和德余找上门来，说，阿彭，我们出村觅食去。

大雪天的，只有猪獾和黄鼠狼才出去觅食，但我二话不说，跟着就出了门。他俩跟我同龄，却比我聪明得多。上一年也是冬天，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俩让我尝到了一顿美食。那一夜，德余带一个手电，国强带一个弹弓，我们三人穿村走巷，找过夜的黑雀打。麻雀懒散，很少在树上做窝，却喜欢在人家屋檐下混日子。尤其是椽子瓦片间的孔隙，麻雀聚得特别多。德余的手电往屋檐下一照，往往就能发现三五只麻雀挤在一道，抱团取暖，抖抖瑟瑟的样子。这时，国强就摸出颗泥丸子，包在弹弓皮囊里，拉弓瞄准，扑一声，准有一只麻雀跌下来；而其他麻雀，都没头没脑的，扑棱棱四散惊飞，也不知在这漆黑夜晚，它们会飞到哪里去。那夜我们打下四五十只麻雀，一大袋子，回家已是半夜，却没有一点睡意。三人兴冲冲地去毛、搬柴、升火，将油瓶里最后一滴油倒进锅里，把麻雀炸吃了。夜半杀生，晓得是罪过，但这张嘴，实在是馋得撑不住。那是饥饿时代最难忘的一餐夜宵。

三人咯吱咯吱踩着雪，顶着寒风往北走去。经过饲养场，国强在天棚下抽了根粗竹子，还在竹子头缚上了一团稻草；德余暂进饲料间，拿出一张螺蛳网，又找出一只竹篓，连绳套在我肩上。我问要这些劳什子干什么，他俩只是笑，鬼得很。

村北尽头，是一条拖拉机路。这路横跨一条野浜，路下埋着一段瓦筒（水泥管）。国强一到这里，眼睛就亮了，脱下棉袄，往我怀里一扔，说：“拿好了，看我的！”他坐雪滑下路基，小心站到瓦筒上沿，俯下身，把冰敲碎了，又把缚着草团的竹子捅进瓦筒。瓦筒另一头，德余早用螺蛳网套住出口。不顾刺骨寒风，国强把袖子撸得老高，露出栗子肉来，哼哧哼哧往瓦筒深处捅那竹子，一边大声问：“德余，来事吗？”

德余屏着气没吱声，只低头观察瓦筒里的水波。半分钟后，他突然叫起来：“来事了！来事了！”

我扑到德余那头，只见一阵阵冰鱼涌来，有鲫鱼扑腾着翻出水面，投进网里。德余叫：鱼要逆水逃回去，怎么办？国强说：你只管把网张牢；我这里加劲捅，它逃不回来！

天寒地冻，白雪覆盖的原野上，四下寥无人迹。只有我们三人在冰雪中，兴奋得哇哇大叫。捅竹竿这点工夫，还没赶路的时间长，往瓦筒里才捅一会儿，螺蛳网里已有了不少收获！

收起竹子网兜，十几条野鲫鱼把竹篓装得沉甸甸的，大的赛筷子，小的也有虎口长，虽都冻得扑翻不起，但鱼眼全是亮晶晶的！踏雪回屋，我赶紧抱柴升火，暖了手治鱼。三人忙忙边偷笑，这时，全村男人都还缩在被窝里呢。我们烧了一大锅鱼汤，呼噜呼噜吃得满头是汗。那汤里其实只撒了一把盐，丢了两只屋檐下的辣椒，可那个鲜，那个香，那个杀馋的火烫劲，以后再也遇不到。

在如此境遇下那种“我慢”还是颇为深重。此名利场也是社会镜子，尤其在官本位社会中，权高还是权低，但凡有点权，大多我慢甚重，习惯前呼后拥，受人仰视，气焰嚣张吆五喝六不可一世，其实同一

个国家同一个公民才是至理，但制服一穿头衔一加就以为权力在握，轻者轻侮他人，重者肆意妄为。只要此时我的位置比你高，就似乎可以逞一逞威风，发一发平素之怨怒。就是无所谓权力不权力的，路上擦了车，也常常不问青红皂白破口大骂，公交车没开稳晃了晃自己的身子，竟然和司机肉搏，或者自己不爽竟是无缘无故迁怒他人，手术

效果没达到理想状态，并不先去好好沟通，竟然持刀杀医，社会和人心戾气之重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原因自然多方面，“我慢”之重也该为体戚相关的部分。人人以自己为中心，轻视他人的存在，毫无反省自律之心，把身心之种种不满统统迁怒外部，几乎不或很少反观自身之问题。社会体系是一个方面，长期来特权思维和特

这是一套很漂亮的书，粉粉的蓝、粉粉的粉、粉粉的绿……是特别适合用来编织梦的颜色。这样的封面，配陈丹燕的文字，再合适不过。陈丹燕的文字如丝绒一般，细腻、柔和并富有光泽，但却又是那么容易便沾染尘埃。转面一想，成长、青春不也同样如此？成长中那颗敏感的心，不也和丝绒一样，无端便落满了尘。她把成长的故事，写得这样好，读过它们的人不会不禁想：“来，你看看，这就是我长大的过程啊。”

无论是她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甚至是为年轻学生准备的一场讲座演说，都浑然天成地透着一股成长与青春的诗意。那里有伤痛、有执著、有梦、有爱、有无尽的美。这样的美，特别能够吸引女生，无论是正值青春期的，抑或是已经慢慢长大的，只要你曾经是一个做过白日梦的女孩子，她笔下那些形式各异的女孩子，总会有半分一毫同曾经或现在的你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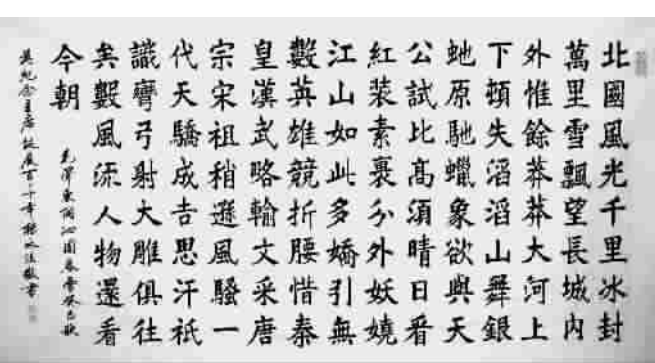
如此便想，世上真存着这样一个人，她与我们的青春同在，对我们的成长感同身受。那颗因成长而变得孤寂的心，瞬间充盈着暖意。然而，她的故事却并非直白的治愈，她的著名作品《女中学生之死》不就是万分残酷的一个吗？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被描写得那般淋漓尽致，让每一个展开书本的读者，都深深陷入了那个叫宁歌的女孩子的成长伤痛里。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心时时纠成一团的故事，却得到了那么那么多成长中的孩子们的喜爱，这又是何为？因为，成长要的不是温柔，而是理解。“理解”这个词，重比千金，太过难得。

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高挥老师了，高老师一把握住我的手，拉我坐在她的身边。高老师是我在汇文中学读书时的老师，那是五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想想，那时她30岁上下，长得漂亮，又会拉一手小提琴，还在学校舞台上演过话剧。好长一段时间，我偷偷地喜欢她，觉得她长得特别像我的姐姐。

后来听说，她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团员，从朝鲜战场上回来，部队动员她嫁给首长。她没有同意，只好复员，颠沛流离之后考学，毕业不久，到了我们学校，开始教地理，后来负责图书馆。

且不说佛家修行之去“我慢”（去贪嗔痴去我慢去我执，正是修行之根本），就是普通日常，多点体谅，多点谦让，多点感同，少火气，多微笑，也许能改变一些我慢。“我慢”在日语中谓忍耐让步，倒也颇合本意。人人都“我慢”的社会中，又何来称心如意的事情呢？到头来，身处其中人人皆如惊弓之鸟。

窃以为此慢彼慢或也颇有勾连。以不急不躁从权行为的畅行无阻已然影响到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因为发泄的管道并不畅通，一点小事即可点燃愤怒，点燃狂躁，仿佛全世界都亏欠了其自身。这种“我慢”已然蔓延成一种社会不安之气，清明之气无法彰显，乖戾之气如雾霾让人防不胜防，照此下去，难免气滞累积至心痛。



那么，写出这些故事的陈丹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呢？略一思索，觉得她应该是一棵树吧，是一棵能开出满树繁花的树。

成长是人生里太过重要的东西，它不单单属于青春期，而且是贯穿了每个人的一生，只不过，在青春的时光里显得特别强烈与深刻。而她，无疑深谙了成长的法门，她知道旅行能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所以，她爱上了旅行。她找到了让自己成长的正确的路，所以，她必会像一棵枝繁叶茂的花树，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生命的开端都如一颗微小的种子，随着时光的浇灌，慢慢发芽抽枝。待到青春岁月，便有无可估计的风霜雨露。好好加油吧，年轻的孩子们，要用尽力气去长成一棵开花的树，而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让青春无端枯败。

因。秉承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她一直同情我，帮助我。如今，这样的老师太少了。我对高老师说，我从北大荒插队回来，第一个月领取了工资，先在前门大街的家具店买了一个您家那样的书架，22元钱，那时我的工资才42元半。高老师对其他老师夸奖我说，爱书的孩子，到什么时候都爱书。

我又对高老师说：“文革”中，虽然挨了批判，但图书室的钥匙还在您的手里，有一次在校园的甬道上，您扬扬手里的钥匙，问我想看什么书，可以偷偷进图书馆帮我找。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想看的书目写在纸上交给您，您帮我把书找到，包在一张报纸里，放在学校传达室王大爷那里，我取后看完再上上报纸放回传达室，这样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借书的日子，一直到我去北大荒。

我庆幸遇见了高老师。虽然多年未见，但心里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一位大姐（她比我姐姐大一岁）。一个人的一生，萍水相逢中能够碰到这样的人，即使不多，也足够点石成金。这高老师进了汽车远去，才忽然想到，忘记告诉她那个从北大荒回来买的和您家一样的书架，一直没舍得丢掉还跟着我。很多的记忆，都还像校园里树叶洒下了花荫凉儿一样。

捐出书后，因不忍看书柜，决定搬家，明请看本栏。



隔壁的同事见我案牍劳形的样子，特意送了我一件小摆设，是一只小巧的玻璃缸，内有几枚石子，一杯清水养着数茎金钱草。起先的几天也并不很在意，可这草长得很快，伸出曲折盘旋的触须来，竟有几次碰到了我的臂上。偶尔有客来访，一眼见到也夸这草长得精神。

桌上摆放些植物、盆景之类，在文人雅士们称为“案头清供”，但置于办公室的氛围里，则绝非为“发思古之幽情”之类，或调节一下紧张的情绪，还是有益的。只是左有电话机，右有打印机，这小小的翠色夹在中，让人联想到现代生活自由和遐想空间的狭小来。但想一想，即便是总统的专机吧，也有不得畅通飞行的时候，神通广大的特工，也会被困机场的，我们碰到的种种局限，也就不算什么了。

金钱草是一种喜攀缘的植物，如果生在湿地里，它便可以任意地延伸，它的触须有播撒种子的重任，所以总是会尽力地攀延，一如我们辛勤地工作，心里那一点为了孩子们的希望吧。我知道金钱草不似它的名称那样贵重，也不能疗贫，可是它有它的生活与追求。唐棣先生有过一篇超短小的散文，写的是《水仙》，全文只有几句：“案头放着盆水仙，开过苍白的花，终于根烂叶黄，像贫苦人家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女，孤寂地摇落了。我想，她本来是并不叫做水仙的，她以她的苍白换得这个美丽的名称。为什么离开泥土的呢？而水仙乃无言地摇落了。”我也可以问案头的金钱草同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如何回答唐棣先生的问题呢？他显然并不是问水仙，而是在问被物质所异化的现代的人们。

现代文学史上有位台州的散文家叫陆蠡，年轻时写过一篇《囚绿记》，他那时并没有放一盆植物在案头，而是在窗外拉进一条常春藤，教它伸长到书案上，将这绿藤囚住了，后来见这藤儿变病弱了，好像病了的孩子，最终还是将它开释了，珍重地将藤放回原位，因为爱绿而囚绿，还是因为爱绿而释放了它，人的内心是如何地纠结呢。

这一天临下班了，我无意中又看了一眼案头的金钱草，忽然想起什么，用一张洁白的纸小心地包起了它散落桌上的、微尘一般的种子，匆匆回到住处的小区院子里，挑选潮湿的土地撒了下去。我想这也是我能对小小的金钱草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夜晚的灯下，意犹未尽，打油云：案头翠小，数茎金钱草；清水一杯养性情。卵石几粒沧桑老，上班相问早。

案头翠小

陈大新

隔壁的同事见我案牍劳形的样子，特意送了我一件小摆设，是一只小巧的玻璃缸，内有几枚石子，一杯清水养着数茎金钱草。起先的几天也并不很在意，可这草长得很快，伸出曲折盘旋的触须来，竟有几次碰到了我的臂上。偶尔有客来访，一眼见到也夸这草长得精神。

桌上摆放些植物、盆景之类，在文人雅士们称为“案头清供”，但置于办公室的氛围里，则绝非为“发思古之幽情”之类，或调节一下紧张的情绪，还是有益的。只是左有电话机，右有打印机，这小小的翠色夹在中，让人联想到现代生活自由和遐想空间的狭小来。但想一想，即便是总统的专机吧，也有不得畅通飞行的时候，神通广大的特工，也会被困机场的，我们碰到的种种局限，也就不算什么了。

金钱草是一种喜攀缘的植物，如果生在湿地里，它便可以任意地延伸，它的触须有播撒种子的重任，所以总是会尽力地攀延，一如我们辛勤地工作，心里那一点为了孩子们的希望吧。我知道金钱草不似它的名称那样贵重，也不能疗贫，可是它有它的生活与追求。唐棣先生有过一篇超短小的散文，写的是《水仙》，全文只有几句：“案头放着盆水仙，开过苍白的花，终于根烂叶黄，像贫苦人家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女，孤寂地摇落了。我想，她本来是并不叫做水仙的，她以她的苍白换得这个美丽的名称。为什么离开泥土的呢？而水仙乃无言地摇落了。”我也可以问案头的金钱草同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如何回答唐棣先生的问题呢？他显然并不是问水仙，而是在问被物质所异化的现代的人们。

现代文学史上有位台州的散文家叫陆蠡，年轻时写过一篇《囚绿记》，他那时并没有放一盆植物在案头，而是在窗外拉进一条常春藤，教它伸长到书案上，将这绿藤囚住了，后来见这藤儿变病弱了，好像病了的孩子，最终还是将它开释了，珍重地将藤放回原位，因为爱绿而囚绿，还是因为爱绿而释放了它，人的内心是如何地纠结呢。

这一天临下班了，我无意中又看了一眼案头的金钱草，忽然想起什么，用一张洁白的纸小心地包起了它散落桌上的、微尘一般的种子，匆匆回到住处的小区院子里，挑选潮湿的土地撒了下去。我想这也是我能对小小的金钱草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夜晚的灯下，意犹未尽，打油云：案头翠小，数茎金钱草；清水一杯养性情。卵石几粒沧桑老，上班相问早。

捐出书后，因不忍看书柜，决定搬家，明请看本栏。

瓦筒里的鲫鱼

彭瑞高

乡野行迹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

瓦筒里的鲫鱼